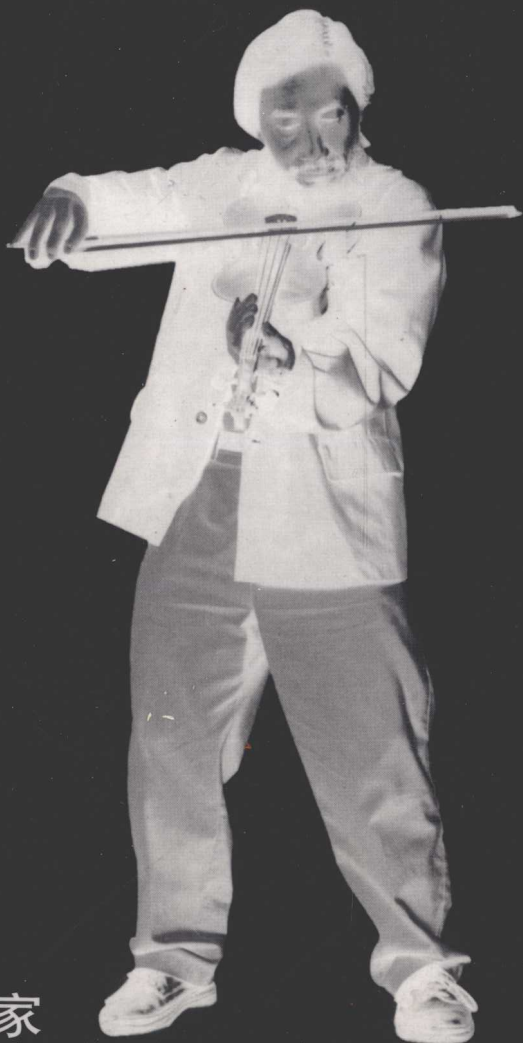


老木的琴

北村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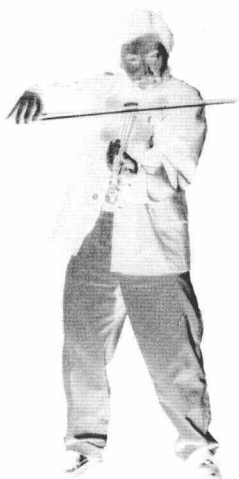
小说系列
大家
文库

云南人民出版社

大家
文库
小说
系列

老木的琴

北村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马 非

封面设计：西 里

老木的琴 北 村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云南新华彩印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3.875 字数：75 000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 000

ISBN7-222-02783-1/I·710 定价 9.80 元

那年夏天，我去一个叫江流的小城催一批化肥订单，遇上了一个瞎子。在街角的一个破旅馆里，我和那个看上去明显老得掉了牙的说书人同宿。他身上脏得不能再脏，一只破藤箱里除了几身换洗衣服就是他那用来说书的惊堂木之类的东西。一年以后，这个小城将在一个水库建设中被淹没，没有人爱听他说古论今，大家都忙着搬迁。看来这老瞎子生意不好，三天的时间缠着我说个不停。他说好几年前他在那座有名的山城也这样和另一对拉琴的父子同宿。他用说书人的本领把这个故事分成三回来讲。瞎子睁着他那空洞无神的眼睛，好像在凝视我的心，他说，现在大家都很忙，只有你听我讲完了故事。次日凌晨，我离开了江流。

他记得那个大人叫老木，小的叫小木，别的名字不记得了。

老木和小木赶到山城已是中午，太阳高踞在当空，把玻璃碎片一样的阳光撒下来。他们从脏得像一只蚂蟥一样的长途班车上爬下来，站在车站外的广场上发愣。到处都是人，广场上漂浮着的除了人头还是人头。他们有的坐着，有的躺着，乱成一团。男

人背着被子，妇女牵着孩子，到处是鼎沸的人声。小木问父亲，这些人都在这里干嘛？老木说，他们在这里等车，等车到南边去。去南边干嘛？小木又问。老木道，南边有钱。

他们要那么多钱干嘛？

因为他们没有钱。

我们也没钱，我们为什么不到南边去？

我们不去。老木环视了一下广场，好像神灵在环视芸芸众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艺术家。

老木很老，看上去本不应该这么老，他最多 40 出头，却像 50 多岁。老木也很丑，他也不应该这么丑，一脸的风霜使他的五官皱成一团，只有一双眼睛透出固执和傲慢。小木长得像老木一个模子脱出似的，只是清秀得出奇，看上去像个女孩。可见老木又老又丑是生活折磨的。

现在怎么办？儿子说，我们去那儿？

我想，我们现在得找个住的地方。老木胸有成竹地说。

他们离开车站，走上了长街。小木一边走一边看，他大概是第一次来大城市，新鲜得不行。老木也是第一次来，但他装得很不以为然。他没有意识到在街上人群中间，他那身农民的打扮是一眼可以分别出来的。他背着一个破旧发白的牛仔大包，里面塞满了他和儿子的所有家当。小木右肩膀上挎着一把小提琴的琴箱，带子很长，啪嗒啪嗒地打着屁股。

两人走累了，坐在马路的栏杆上歇息。老木掏出长长的烟杆来吸，这一吸老木就像彻头彻尾的农民了。小木在阳光下皱着眉，眯着眼，好像在沉思什么。街上行人匆匆，没人注意这两个人。小木突然说，爹，没人理会我们呢！老木吐了一口烟，说，现在他们不知道我们是艺术家。小木道，那怎么办？老木把烟杆在鞋帮上敲敲，你得好好学，走吧。

他们沿着长街一家一家找旅馆，一直找到太阳偏西。旅馆是有，太贵。老木走一家换一家，没有一家觉得合适。老木好像在发起脾气来，去年不是才五块钱一天嘛，怎么就年见年涨呢。旅店老板看着他笑，你怕是第一次来吧，五块钱一天？你来开我来住好了。老木转过身看着街上，不吱声。老板端详着他和小木，你们来城走亲戚？要不来打工？老木把琴箱放在桌上打开，里面露出一把擦得锃亮的提琴：认得这个是啥子东西嘛？老板说，你要卖琴？老木仔细地凝视老板的脸，说，我们是艺术家。

旅店老板愣了半天，说，往北走到街口有饭店，一天三百块钱；……往南走穿过巷子有统铺，一晚十块钱。

他们还是找到了那家便宜的旅馆，从外面看这馆子还看得过去。老木对小木说，我们不去那家饭店，有钱也不能上那种地方。小木皱着眉望着破败的旅馆，说，这是乞丐住的。老木一面数钱一面说，一晚花三百块钱，等于在这里住一个月。老板说，你还带着个娃子哪。老木立刻堆着笑说，你看我们小模小样的，两人睡一个铺还有余呢。老板摇摇头，这可不行。这时有一个声音发出来，掌柜的，你就给他们个方便吧，我虽然看不见，但我听得出他是个好人。老木循声望去，一个老瞎子坐在不远的藤椅上，手上握着一把三弦在调音。老木说，我们来城考琴的，住不上几天，你就……老板说，好吧，就当我少收一个客人，瞎子，他们不睡统铺了，就和你住一屋吧。老木高兴地说，谢了。

这当儿小木一个人呆呆地坐在外面看街上的人流。老板对老木说，你这娃子看上去很怪的，一句话也不说。老木笑说，他就这个脾气，不爱说话的，他拉琴拉得好。老板哦了一声，对小木道，喂，娃子，拉一曲来听听。小木理也不理他，突然指着路过的火葬车的尾部问父亲，那个铁箱子里装着什么？老木说，死人哪。小木又问，人为什么会死？老木说，人老了，身体用旧了，

死了，就要拿去烧掉。小木的眼睛一直跟着火葬车，烧掉了他去哪里了呢？老板笑了起来，烧掉了还在哪里？烧掉了就没有了嘛。小木说，他跟着烟飞到天上去了。老板笑了一声，瓜娃子！

瞎子带他们进了那间只有一个小窗的阴暗潮湿的房间。床不算大，睡两人算凑合。瞎子摸着小提琴说，我也摆弄过这玩意儿，我们是同行。老木道，这是艺术，你那只是混饭吃的行当。瞎子笑道，话虽刻薄了些，也有点道理。不过总得让人听，让人喜欢嘛。老木打整好行李。和小木躺在床上，小木叫起来，太臭啦，熏死人啦。老木抱歉地对瞎子一笑，我这娃子有洁癖，常跟我过不去来着。小木坐起来掩住鼻孔说，你瞧你的臭脚都粘起一张纸了。老木一看果然，讪笑着把脚底的纸揭下，幸亏瞎子看不见。

快，去洗洗干净。儿子命令道。父亲只好下了床，讪笑着走到门口洗脚：现在就使唤你爹了，以后出名还得了。瞎子说，你们是父亲像儿子，儿子像父亲。老木敷衍了事地冲了一下脚，说，我这娃子说话厉害，我要听他的。

老木冲完了脚走进来说，娃子，好好睡一觉，明天看你的了。

华南艺术学校门口挤得水泄不通。老木蹙足了劲往里挤，还是被推出来。小木在远处冷漠地看着人群。老木满头大汗地走到儿子面前，你别乱跑，我想点办法。小木突然皱着眉说，我听到音乐了。老木愣了一下，你说什么？小木望着纷乱的人群说，我听到那里有琴声。老木道，这里闹哄哄的，哪来的什么音乐？你又发吊劲了。他把外衣让儿子拿着，走到一位工作人员面前说了一通什么，那工作人员就朝小木招招手，父子俩顺利地走进去报上了名。报名要取钱，钱被缝在内裤口袋里。老木只好上了一趟

厕所，仓皇地撕开了内裤，拿了钱后，裤子也破了。

考场上跟外头是两样，安静得很。那些孩子们在他们紧张的父母的带领下，显得更紧张。他们拉得一丝不苟。老木低声告诫儿子说，等会儿到你，你得好好拉，拉好了，我带你上馆子。小木无所谓地晃着双腿问，吃什么？老木道，你爱吃什么就吃什么。我要吃天鹅。我要吃空气。我要吃屁。

小木进去了。旁边一位家长对老木说，我看你那娃子模样长得聪明。老木说，他是第一流的，比你儿子强。家长就用很纳闷的眼神看老木。小木的规定曲目是《鳟鱼》，但他拿起琴拉了一支谁也听不懂的东西。老木本来就听不懂，对旁边的人说，一听这声，就知道不一样。小木拉完了，老师们面面相觑，其中一个问，喂，你拉的是什么？小木做梦一样，说，音乐。音乐？你在哪儿听到了音乐？小木指着外面，那里有很多人。老师点点头，哦，你在外面闹哄哄的地方听到了音乐，那你听到的是哪门子音乐呢？小木放下琴，我不听你说，我要回去了。说完径直走了出去。一个老师问：这是哪里来的孩子？

小木走出来。那个工作人员也跟出来，老木问他怎么样？那人哈哈大笑说，你儿子是个天才！

散场后，老木找到了考官。考官看着小木问老木，他就是你的儿子？老木问，我儿子考上没有。考官说，恐怕够呛。老木说，你是说他拉不好？考官饶有意味地看着小木，还行吧。我们听不懂你儿子拉的东西。老木点点头，那就是了，三年前有一个音乐家来我们那里，说小木是第一流的，我琢磨这意思就是他长大了准是第一名。考官说，哦。老木说，老师，你说一句实话，我儿子能成为中国第一流的音乐家吗？考官笑了走来，老木问你笑什么？考官就立即严肃了，我看不行。老木说，你们听不懂我儿子拉的东西就说他不行吗？考官注视着老木，说，为什么非得

第一名呢?老木感到奇怪,他本来就是第一名嘛,你说话很奇怪的。我相信他是第一名。考官说全城音乐学校很多,你请便吧。老木望着他的背影对小木说,这个人听不懂你的琴,说话还这么凶。

旅馆是乱得不能再乱,吆喝声、高声的谈笑、洗漱声和拉二胡的调音混杂在一起。民工在公共的水龙头下哗哗地冲澡。老木给小木洗澡,小木竟不肯脱下短裤。那个冲澡的男人哈哈大笑说,小鸡都没长全,就怕羞?众人爆发出“轰”的一声大笑。老木讪笑道,我儿子就这么个脾气,十个天才九个傻。掌柜的说,别听你吹,我们还没听过他的琴呢!

吃饭的时候,桌上摆着两碗饭,一碟空心菜,一碟家里带来的泡菜,不过加了一碗鱼丸汤。小木嚷道,又吃泡菜,天天吃泡菜,我肚里都长蛔虫了!老木说,小木,你给我站直听好了,有朝一日你就不是今天这模样了,你不是站在这破旅馆里,你会站在台子上,小木,你会得第一名,有人会说,喂,小木,请你接受奖状,国际第一名小提琴手的奖状,请你笑纳,千万不要嫌弃;有人会说,小木,把你那奖状给我们瞧一瞧,哪怕是瞧一眼也成,过去是我们有眼无珠啊,这就要看你愿意不愿意了。那些考官也会说,这不是当初那个小木吗?奖状也给我们看一看吧,我们眼睛痒痒哪,你给不给他们看,就看你高兴不高兴了。

这每日的精神会餐小木连耳跟都听长茧了。老木讲得认真,小木也听得认真。小木听完这些老掉牙的话,就能吃得下饭了,粗劣的饭菜也变得可口了。老木吃饭很快,一眨眼工夫就完了,坐在那儿瞧儿子。他说,小木,我告诉你,今天没考上,咱明天再考,这一家不行就上别一家,我信你能考上,这全在一个信字,你信你就能考上,不信,就干脆别上这儿瞎折腾。我说我

信，我信你呢也信。

掌柜的对老木说，你给这孩子说什么呀，他才多大啊。

你这话差了。老木对老板说，他什么都能听懂，能从人家吵架声里听出音乐来，天生要成音乐家，我不行，但我儿子行，我信这个。待会儿让他给你们露上一手。

我不想拉。小木突然说。

为啥？老木问儿子。

我没吃饱。小木道，我没吃饱不想拉琴。

老木咽一口嗓子，走到外面买了一个卤鸡腿。吃完晚饭，小木就站在天井边上练琴，他拉得还真不错，大家都拉直了耳朵听，他们听够了老瞎子杂乱无章的调音声，这小提琴的声音变得十分新鲜。洗完澡的民工说，真好听。洗菜的女人说，这洋玩艺儿我还头一回听过。老木有些得意地说，小木在我们那地儿还是头一个练这玩艺儿的。老木究竟对音乐懂多少值得怀疑，不过他能从旁人的反应中看出点什么。他给掌柜和那民工递了烟，说，我就是倾家荡产也要供小木学成第一名的音乐家。掌柜的问，要是他成不了第一名呢？老木很奇怪他这样发问，怎么会呢？你说话很奇怪的，他怎么会成不了第一名呢？掌柜被弄得很尴尬，老木，你凭什么说你儿子一定是第一名？老木说，我信哪。

你信？你信就能得第一名？掌柜摇摇头，吹吹烟斗：有意思。

老木，我看你得请些老师掂量掂量。民工说，你也真不容易，放下家里的活不干，专门来陪儿子学琴，我来城是为了挣钱，你来城是为了花钱。

人跟人不同嘛。老木笑着说。

要是你儿子学不成，钱又花光了，你老木不是连老本都输光了。

老木只是鄙夷地笑笑，拉儿子进屋，他小声对小木说，听见

了没有，这就是没出息的人说的话，听见了吧，儿子，记得爹给你说过吗，人身上有两块地方是不能碰的，在哪里？小木指指腋下，在这里。对了！儿子，老木大声说，千万别让人碰了它，这一碰人就泄了气，他在这地上就是白活。说着伸手去搔小木的胳肢窝，儿子大笑不止，两人在床上打滚。

瞎子走进屋来，人未到声先到，说得好，说得好，有道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过老木你得听我一句话，给老师送点礼，不送，怕是什么也办不成。

送礼？

这娃子琴不错，可是世风日下，有哪个行当不要钱能做成事情呢，花小钱办成大事嘛。瞎子用手摸着一把胡琴的蛇皮。

瞎子，你看得很透嘛。老木望着他说。

错了。瞎子说，你没看见我瞎了吗？我什么也看不见。

老木不再说话，他的两眼是迷惘的。

这一天的上午，老木买了几瓶酒、几盒补品，拎着上那个跟他说过话的刘考官刘老师家里去。

他从另一个学生的家长那里打听到了刘老师的家，沿着墙跟往那去。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很多，没有一个是老木认识的。他们看上去都很忙，走路快得像被鬼跟了似的。老木拖着身子往前走，越走越黑，手上的东西也越来越重，最后重得好像快拎不动了。他就着街边上的花圃栏杆坐了下来。

一个乞丐坐在他旁边，没有向老木乞讨。乞丐说，今天的太阳很好。老木看了一眼太阳，果然很好。乞丐又说，晒在身上，不冷也不热。老木问他，你为什么不向我要钱呢？乞丐问，你说什么？老木说，我坐得离你那么近，你为什么不向我要钱呢？乞丐笑了一下说，我今天的钱够花了，我知足了，明天的事明天说

吧，今天我只想晒太阳。老木不再吱声。乞丐问，你不觉得太阳晒在身上很舒服的吗？老木哼了一声，……是啊。我会看相。乞丐说，你准是遇上麻烦的事了。老木就转向他，乞丐说，你离过婚。老木点点头，还挺准。乞丐说，你只有一个儿子。好了，你就别算下去了，让我告诉你吧。老木说，我是有一个儿子，是个天才，他来城考音乐，有人叫我给考官送礼。我老想这事儿左右不对劲，你说，我儿子既然是第一名，送礼干什么，我儿子不是第一名，我还送什么礼呢？乞丐听了说，我看你不该送这份礼，你不如把它送给我吧。老木道，你说得对。说完老木把东西往乞丐面前一放就走了。

现在他走得很轻松。

老木空手来到刘老师的家，但刘老师不在。他就坐在楼梯口等，上上下下的人都用奇怪的眼光注视他，但他一点也不觉得难为情。对门的人对他说，你不能这样傻等，刘老师很忙的，一时半会儿回不来的。老木说，不要紧，我就这样等。中午了，老木饿得肚子里响，他没去吃饭，怕一走开刘老师就回来了。这样就整整等到天黑，刘老师终于回来了。

你就坐在这里等了一天？刘老师很吃惊。

是的。老木说，我想请你再考考我儿子。老木说，有一个问题我们再探讨一下。

你要跟我探讨什么问题呢？刘老师看上去还算和蔼，只是对老木的行为感到费解。

我不懂琴，所以我发誓要让我小木学成音乐。我喜欢音乐，我也很崇拜音乐家。我小木现在还不懂事，但他是个天才，只要你们肯收下他，他会得第一名。刘老师注视老木，半晌没吱声。你就因为这在这里等了一整天？

你为什么非得让他学琴呢？学点别的不好吗？

音乐家不学音乐，那是犯罪。老木说，这事我连想都不敢想，你还说得出口。……刘老师说，你这样说话让人很生气的。

我不会说话。老木说，在家乡人家叫我老木，就是傻瓜的意思。

你想把你儿子怎么办呢？

你说我儿子能成第一名吗？

老师不吱声了，想了好久，说，你儿子不捣蛋的话，还行，但他不可能得第一名。

你怎么知道他不是第一名呢？老木固执地问。

老师笑了，第一名只有一个，我不相信奇迹的。

如果不能成为第一名，我送他来干什么呢？老木说，人家叫我给你送礼，我就去买了酒，我走到半路就走不动了，我觉得我这酒要是一送，我儿子就真的不能得第一名了，得了也是假的，于是我把酒送给了一个乞丐。

刘老师听他说完，半天没说话，直愣愣地看着他。

最后他说，我破个例，收下你儿子了。至于能不能考上附中，就看他自己了。

刘老师有 30 个学生。他对他的学生说，音乐是什么，今天我不想多说，你们只管拉琴，多拉一天琴你们就多懂一点，学完了你们就全懂了。今天你们为什么要来这里学琴，你们的父母说过一百遍了，我再说就让你们讨厌。

刘老师说话的当儿，老木正匆匆赶往书店买琴谱。他在书店里转了半天，不知道要买什么琴谱。书店店员笑他，你送孩子练琴，连要买什么都弄不清？老木老老实实在地回答，我不懂琴。是，我一点也不懂。我想买一点新的。店员取下一本，车尔尼的怎么样？老木小声地说，我还要告诉你们，我也不认识字，也不认识你说的这个人。几个店员一齐笑了，老木正色地说，你们笑

什么？你们是在笑我吗？你们要是真懂，就帮挑几本，不要笑我。那个年轻的店员说，你听不懂音乐送孩子来学琴干嘛？老木说，我真不懂音乐，我是做石匠的，也会干一点木匠。我干活很累，我一累就忧愁。有一回我累得要死，躺在那里快睡着了，听到了一阵琴声，我要告诉你们，那琴声好听，我全身的疲劳劲儿一下子都没了，又起来干活。我就知道琴是好东西。

店员问，要是你死了，谁养活他？

谁听琴谁给钱。我不信这么好的琴声没人要听。

说你不懂琴，你还真懂嘛。

好听不好听谁都懂。

店员觉得这人有趣，帮他挑了几本琴谱，你是乡下来的吧？老木说，你们不要骗我，尽挑不好的给我你挑不好的给我，我也不会认。店员说，但你能听懂哇。

老木买了琴谱，兴冲冲地往学校去。走到小木的教室门口，刘老师还在那里说话，他说，音乐好像弹棉花，你们看过弹棉花吗？弹棉花的师傅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学会弹棉花，你们也得这么学。

小木看见老木，不断地跟他做鬼脸，他看来有做鬼脸的特长，可以连做十几个不重样。老木也和他对做。刘老师看了看教室外面，觉得很奇怪。

一个女人来到老木身边。她站在窗外往里看。老木和她看上去不但相识，关系还非同一般。老木有点讨好地对她说，这是她第一天上学，这个老师听说蛮不错的。女人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只是盯住小木不放。小木不做鬼脸了，连往这边瞧一眼也没有。老木没话找话似地说，听说在这个老师手下学过一阵子的，没有考不上附中的。女人还是不吱声，只是看小木。小木变得很严肃。老木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给他说过好几次，他还是不愿见你。

女人的脸色趋向严峻。随即她把一个信封放在老木手里，转身走了，老木追上去的时候，她已经坐上汽车走了。

一个家长问老木：这人是谁啊？

是我的前妻。

你这人艳福不浅啊，有这么漂亮的妻子。

她是知青，在乡下嫁给我，后来不要我，又嫁回城里了。

下课了。刘老师对老木说，你不要在这里探头探脑，你探一回头他也不会变成天才。老木说，那是那是。刘又说，你儿子看上去不老实的，我看他不喜欢拉琴。老木惊愕地说，不是小孩不爱听，你怎么能说拉琴是弹棉花呢，音乐怎么是弹棉花呢？拉琴要是等于弹棉花，我来这里干什么？我在家就可以弹嘛。刘老师

笑了两声，走了。

小木肩上夹着琴走了出来，就这样一直夹着往前走。

老木跟在他后面说，你妈来看你。小木还是夹着琴往前直行，好像没听见。

老木小木回到旅馆，吃完晚饭。晚饭又只有泡菜和豆腐乳。瞎子摸黑吃饭，小木出神地看着他。瞎子吃完了饭又在数今天赚来的钱，他在一家茶馆说书。他凭手感就能准确无误地数好钱，小木看得发愣。

老木把一个信封放在桌上，说，这是你妈给你的学费，我们不能要。小木没吱声，还是注视瞎子的动作。老木说，这就对了，我给她送回去。他说着又展开一个布包，说，可是小木，我们的钱不多了。他开始数钱，他数钱的姿势小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我想跟他去说书。小木突然说。

老木好像没听清楚。你说什么？你想说书？

说书好啊。瞎子道。

老木对瞎子笑道，孩子在瞎说的。你别当真。

我20岁起瞎了眼，说了40年书，什么都看清楚了。

孩子要是考上了，我就要租房住了。老木说。

瞎子问，你打算陪孩子在这城里上中学？

老木说，只怕钱不够，小木一考上，我就去租一间便宜的房子。

我倒有一个办法，只要你们愿意。

茶馆里热闹非凡。乍一看去好像在开会似的，到处还冒着热气，那是茶的热气。这里人声嘈杂，很多人在说话，但你一句也听不清，说话的人自己却听得很清楚。茶馆的建筑雕龙刻凤、镂金缀彩，完全是一副旧四川民居的派头。只有跑堂的声音是最宏亮的，他的吆喝声从人声鼎沸中独立出来，在混乱的茶馆中往返，开水从他的长嘴壶里远远地飞溅出来，准确地落到客人的茶壶里，吓人一跳。这里各色人等，什么人都有的，从脏兮兮的民工到西装革履的绅士。若不是墙上有几张可口可乐广告，你会以为这是在旧社会。茶馆的中央有一块空地，上面有一张桌子，瞎子就在这里说书。

只有说书的时候是安静的，瞎子吃了瞎眼的亏，说书时做不到形神兼备，但他的口才好，不时也落个满堂彩。今天他讲的是《说岳全传》的“刺字”一段，说到末尾处，惊堂木一敲，博得全场一片掌声。

瞎子说，说的比唱的好听，拉的比说的好听。今天我要给大家出个新节目，推荐一个神童来给大家，给大家干什么呢？开开眼界，这可不是一般人物，他是个天才，我是个瞎子，他是不是天才全靠我一双耳朵听出来的。

小木被弄上了台。老木坐在台下，看上去很着急。小木上台后打了个呵欠，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老木在台下着急地向他示意比划，他好像没看见，弓在弦上胡乱拉几下，好像调音一样。人

们大声喊，小孩，来一个！小木才懒洋洋地站起来，拉了一曲《世上只有妈妈好》。他拉得实在太敷衍了事了，人们嘘声四起。小木被轰下来了。

瞎子对小木说，你这不是扫我的面子吗？放着钱不赚，小木你是怎想的呢？小木不吱声，眼神固执倔强。小木说，我不喜欢这些人。瞎子笑了，这娃子，你管他好人坏人，有钱赚就好。老木沉默着，后来他对小木说，小木，你要是真觉得难受，咱就走。瞎子说了老木一句，嗨，你一个大人说什么话呢？老木说，瞎子，现在我后悔了。

真是一对活宝。瞎子叹口气，我可帮不了你们的忙罗。

老木说，娃子，你就在这儿拉吧，拉给我一个人听。

小木说，拉完了我要打游戏机。瞎子道，行啊，只要肯拉琴，干什么都行。

小木站起来拉了一支《小夜曲》，这一回拉得出奇的好，喝茶的人肃静下来了，都往这边看。瞎子手上拿了个盆子，茶客们就往里扔钱。

老木独自走到门外，蹲在那里一个人抽烟。脸色是灰的。

茶馆里传出一阵掌声。瞎子带着小木出来了。瞎子对老木说，满堂彩，开门红。老木把烟头一捺，说，小木，这钱我们不能要。小木立即说，我要打游戏机。老木叹了口气，小木，我们成卖唱的了，爹对不起你。小木仍抓住钱不放，这是我赚的钱，我要打游戏机。瞎子代老木说，好，好，去打吧，去吧。小木走后，老木一直不说话。瞎子坐下来。老木道，瞎子，我觉得把小木卖了。瞎子笑道，这年头谁不卖自己呢，只要卖个好价钱就行。老木不作声，在地上啐了一口。

游戏室里，小木打游戏机，两眼都打红了。

老木找到了一个在鲜花店送花的临时工作。老板先是不肯